

打虎將，打工人

就出場的，但卻是先聲而不奪人。在第三回的渭州城，兩位天花板級別的紋身鼻祖——「九紋龍」史進、「花和尚」魯智深在茶坊邂逅，挽了胳膊準備去吃酒，結果在街上看到一簇眾人圍觀，「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杆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

這個人就是李忠。水滸的好漢們亮相時，打家劫舍、殺人越貨者有之，混跡官場、徇私枉法者有之，偷雞盜馬、欺行霸市者有之，三阮也不打魚，李逵只顧賭錢，孫二娘幹着割人肉、剝肉餡的勾當，有幾個像李忠這樣在草根底層流血流汗、風吹日曬、自食其力的打工人呢？

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小時候看《水滸》，一心只被瀟灑的史進、灑脫豪爽的魯達吸粉，對李忠根本是匆匆一瞥，毫無印象。如今看看這李忠，不就是自己嗎？

（《李忠外傳》之一）



瓜園蓬山

gardene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就像魯迅給阿Q立正傳，筆者想寫寫李忠，也「已經不止一兩年了」。李忠何許人也？就是《水滸傳》裏的那個「打虎將」。或曰：李忠有什麼好寫的？李忠都幹過什麼？的確，厚厚的一大部書裏，李忠實在沒有什麼存在感。何況，寫阿Q的文章都是「速朽」的，李忠就更是易碎品。

然而，魯迅執意為阿Q立言，就是有感於很多人是靠着「精神勝利法」活下去；而我們身邊（就包括不才在內），又有多少人李忠式的，一年年過去都不知道幹了些什麼、寫無可寫、說無可說的小人物、Nobody、工具人呢？套用阿Q的哲學：「和尚動得，我動不得？」阿Q有傳，李忠也就不妨寫上一寫。而且，若論人數，只怕李忠們還要多過阿Q們呢。

水滸一百單八將，李忠是第六個

精神與食糧

在前往香港書展的路上，看到有不少市民都是拖着街市買餸的手推車過來的。這些市民的臉上多半隱隱透着一絲焦慮。如此「有備而來」準備批量購入的，也不太會是文學名著，很可能是補充練習。不信？你看看他們的身邊跟着的那一個或幾個滿臉寫着「不情願」的小朋友就知道了。

書展，人好多。逛了一圈，沒有買下什麼書。畢竟想看的書，早就在平日買來看了，也慫不到書展的那一天。但還是很享受在一間間出版社精心搭建的攤位之間遊走，信手翻幾本看過或是沒看過的書。周圍很喧鬧，心中很平靜。

看到顯眼的位置有前往「零食世界」的指引，沒想到平日所說的「精神食糧」，如今居然真的實體化為共存的「精神」與「食糧」，頗為有趣。而最終驅使我前往「零食世界」的理由是大家最熟悉又最無法拒絕的四個字——「來都來了」。

一進零食世界，不由得感慨：在賣書的展館裏每有一個人，在零食世

界展館裏就有五個人。相比起「精神」還是「食糧」更為貼地。攤檔之間的過道已經不能說狹窄，但還是被塞了個滿滿當當。跟着人潮一步一步慢慢向前挪動的樣子，總讓我有一種自己不是在會展中心參加香港書展，而是身在維園年宵市場或者工展會購物節的錯覺。

香港書展上的書，是只有書展上才能買到嗎？不是吧。零食世界裏的零食，是只有在這裏才能買到嗎？也不是吧。今時今日香港，想要什麼「精神」，想要什麼「食糧」，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但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香港人會去香港書展呢？或許，因為一年一度的書展是香港這座城市的「精神食糧」吧。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雪糕

二〇二二年的夏天，最火詞條非「雪糕刺客」這四個大字莫屬。具體誕生細節已不可考，只知道便利店裏突然升騰起一陣無奈又戲謔的回憶。傳說中，那些潛伏在冰櫃中、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雪糕們，可能都「手握必殺」，時刻準備給隨手拿去結賬的人一記迎頭痛擊。也有人說，流量時代的商家着實良心，明明能直接從兜裏搶錢，人愣是塞給你一隻雪糕，夫復何求。

於是，在烈日當空的盛夏，從前我們靠冰鎮爽口體會爭分奪秒的快樂，如今被「雪糕刺客們」偷襲，還沒等到吃，心就涼了。

研究數據表明，從二〇一五至今這六年間，雪糕行業的市場規模從不足九百億漲到了一千六百億，除了更昂貴的人工、運輸、原料成本，就是那漂亮包裝下，一顆活捉冤大頭的黑心。小時候幾塊錢的冰棍如今屈指可數，雪糕們一路狂奔，你追我趕地超越了十元關卡，更有甚者直奔百元剝不住關。曾經被蒙在鼓裏的消費者們也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覺醒，從跟風掏錢，默默忍受，到今天的群起而攻之。果然凡事如果不適可而止，早晚都會反噬。

在我小時候，完美的夏天就是日落之後，寫完作業被獎勵的一支冰棒。天氣越熱，對口味的要求越單一，綠豆味永遠是一騎絕塵，渾身上下透着「解暑」的獨特氣質。撕開包裝紙，幾口就速戰速決，但凡多點疑慮，融化的部分就要黏到手上，耽誤了之後的玩耍大計。最有成就感的是考進班裏前幾名，有資格要求一支八、九塊錢的夢龍，脆卜卜黑亮亮的巧克力外衣，昭示着自己鶴立雞群的成績。那個時候我一度以為，自己再使勁就可以繼續往前衝幾名，卻不想數年之後，這些雪糕們不費一丁點力氣，便火速升級，而那時屬於我的快樂，也悄然遠去，再無蹤跡。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道無所不在

莊子說，道無所不在。有位東郭子不太理解或不太同意，非要鑽牛角尖，刨根問到底，道究竟在哪。莊子說，小蟲子、雜草裏都有，東郭子還不依不饒，莊子帶點情緒地說：在尿溺。這下終於把東郭子給惹沒話了。我看到新加坡有「糞便銀行」，忽然想起「道在尿溺」的故事。據說，糞便裏的菌群有藥用。年輕時存在「銀行」裏，一旦生病可以療救。而這樣的銀行，美國等處也都有。

糞便，說起來不雅，但就科學上而言，不過是人體代謝廢物之一種，和頭髮、指甲沒什麼不同。古人用來治病的「人中黃」「人中白」，和它有些瓜葛。現在又知道現代醫學上也可治病，比髮或爪更更有用。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刷單員

自有網絡，騙術日新。有人一個電話就上當，幾百萬幾千萬地乖乖拱手相送。媒體再三報道，等於警鐘長鳴，卻依然有人重蹈覆轍。不看報不上網也就罷了，難道他們連電視新聞也不看的嗎？

慾望不止，騙案不絕。近日有個新名詞「刷單員」登榜，頗吸引眼球。了解了一下，原來又是另一齣新騙術上演。受騙者在社交媒體上得知，某些公司要為擴大銷售額造勢，需招募一批「刷單員」。刷單員負責在網上下單選購公司產品，「公司方」會按下单的數額，回贈按百分比提成的「刷單費」，數額越大提成越多。也就是說，只需呆在屋中動動手指頭，假裝購物，回贈便

輕鬆入袋。努力一些，指頭動得勤些，不出力也不出汗，不用朝九晚五，就可能掙得比打一份工多。這種美事上哪兒找去？霎時入職者眾。

只是刷單員本身得有點本錢，下單時需先墊付貨款，對方收到購物單再連本金帶佣金一併歸還。刷單員按章辦事，頭一二宗果然連本帶利收回，便覺得這營生可以信賴，於是增大投入本錢，以求高額回傭。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愛情觀自在》

美娜在寺院若即若離，繼續切合現代男女的情緣聚散。其後美娜因斬柴而在山中迷路，阿正遍尋佳人不獲，好生焦急。二人最終在濃霧中以手機互通心曲，患難中反見真情，迷茫間發現真愛。

全劇核心人物是一位愛喝汽水和吃薯片的和尚智源，編劇塑造這個具戲劇效果的角色，既有出世思想亦有入世俗性，徘徊在阿修和小靜之間，稍一分心，差點便被迷糊失性的小靜美色所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着挺括、巧舌如簧的推銷員。

糞便也好，臍帶血也罷，只要「銀行」靠譜，存一些也無妨，反正不存也是當垃圾扔了的。但還有一樣或也有及早存起的必要，便是年輕時的心境、善念與夢想。這個夏天，我女兒小學畢業了。老師布置了一項額外的作業，據說也是學校的傳統：寫一封給自己的信存在學校，十年後，再由學校寄給本人。我以為這是個好創意，十年後收到的，正是年輕的自己。這個稚嫩的、異想天開的自己，也藏着有益的菌群，還有可以分裂成任何器官的幹細胞。如果十年後的自己不幸有些疲軟、灰心，那麼正好補充心理能量，甚至救自己一命。由此再看莊子那句話，道之所在，正在於己啊。自己才是自己的特效藥。

一切正在有去有來地進行，「公司方」某天忽然未回付本金及回傭，刷單員急了連追，對方聯繫不上了。心慌報警，方知這是新騙術。和以往的故事一樣，雖已有前車之鑒，卻不乏後來者飛蛾撲火。警方報告，刷單員的損失，少則幾萬，多則一二百萬，他們所得的回傭，多則幾百，少則幾十。

眼淚可向誰流？只好自擱耳光。錢來得太順太多時，就要長個心眼問個究竟了。老祖宗早就放話：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不是貪財和輕信，又怎會招致損失？網上有多組與騙子對話的錄音，不妨聽聽，看清騙子的套路免得上當。騙子無日無之，騙術與日更新。人們，警惕！

惑。智源很快便固定心神，並向阿修引述著名佛偈「我已放下了，你還抱着麼？」的故事，讓觀眾從戲劇情節領悟佛理。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大團圓的喜劇，能讓觀眾在濁世增添坦然舒泰的感覺。

香港話劇團的定位是一個劇目劇團，將優秀劇目予以保留及定期公演，好讓不同年代的觀眾都能參與文化傳承。《愛》劇由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導演，兩位在本劇季剛加入劇團的年輕女演員擔任主角，另亦特邀已離團的資深演員參與演出，薪火相傳的用意說到做到。四十五歲的話劇團乃是人生的壯年，思想成熟，活力充沛，更是香港的寶貴文化資產。

報春花和羽毛

《愛和海之詩》以及亨利·杜帕克取自波德萊爾、戈提耶等文學家詩句的五首歌曲被收錄其中，封套則選用了慕夏的對幅名作《報春花》和《羽毛》。畫作取材自格林童話。故事中的兩姐妹不幸喪父，其中「羽毛」拒絕了諸多青睞者獨自跑到森林中試圖撫平傷痛忘卻煩惱，卻在迷路後被巫師變為白天鵝。她的姐妹「報春花」隨後也進入森林，用網抓捕了偽裝成黑天鵝的巫師並最終將「羽毛」解救出來。慕夏用其最具辨識度的豎幅石版畫詮釋出姐妹二人截然不同的氣質，她倆的身份則通過手持的物品來分辨：左側「報春花」的溫婉對應右側「羽毛」的高冷。

姐妹倆唯美的側顏、精緻的頭飾和長裙褶皺頗具動感的灑脫勾勒展現出畫家絕佳的線條表現力；受日本浮世繪影響的黑色外輪廓線則讓這兩幅彩色石版畫擺脫了西畫傳統的三維空間感，進而轉向二維平面的裝飾性藝術。二人頭部如宗教「背光」般的圓形裝飾以及如藤蔓般盤繞在頂端的花朵紋樣更帶有鮮明的「新藝術運動」風潮特徵。此作完成於一八九九年，時年作曲家蕭松病逝，而杜帕克則因病被迫停止了音樂創作。

「碟中畫」珍妮·貝克演唱蕭松&杜帕克藝術歌曲／《報春花》和《羽毛》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敏哥的手

「你的手怎麼這麼厲害，一摸就什麼都知道？」治療室裏另一個醫生搶着開了腔：「敏哥幹這行絕對有天才。」敏哥有些靦腆地笑了：「哪裏是天才，用心多琢磨就是了。每一個醫生都是這樣的。」我第一次在骨科醫院的推拿科遇見王敏時，他還是剛大學畢業不久的新人；而如今七年過去，他成了科室裏的「敏哥」，分診台的護士經常會在他本應早就下班的時間，到診室替患者央求他「再按多一個」，病患痛苦的表情、眼巴巴

地望望着敏哥，他即便已經很累，也總會於心不忍。有一次，他悄悄地問我：「你說，為什麼我就見不得別人那麼疼呢？」

我明白，敏哥所言的「用心琢磨」和一雙神手的背後，是他的醫者仁心、對職業的熱愛、堅守與追求。

我明瞭，敏哥所言的「用心琢磨」和一雙神手的背後，是他的醫者仁心、對職業的熱愛、堅守與追求。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